



绿风 漫庭州

● 新疆人民出版社 ●



昌吉丛书

绿风 漫庭州

《昌吉丛书 编委会 编

绿 风 漫 庭 州

《昌吉丛书》编委会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28—01728—5/I·414 定价：4.55元

前 言

柴庚存

《绿风漫庭州》经过作者和编辑同志的共同努力，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感情的载体，对任何一个改革巨变的时代，都要作出自己的反映和表现。这本纪实文学集把关注的侧重点放在昌吉自治州改革开放以来，“大农业”的发展历程上，就是一个适应时代需要，很有见地的选择。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特别是粮食的稳定增长，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首要条件，是政治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昌吉州的农业生产连续13年获得丰收，呈现出浪涌不息、如潮似海的壮阔景观，形成了与改革前30年完全不同的势态和格局。特别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已成为广大干部和农牧民的共识。一代具有现代思想意识、有知识、懂科学的社会主义新人脱颖而出，使广大农牧民走出了脆弱的自然经济的小天地，开始走上农村经济向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广阔道路。

短短十余年时间里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不同凡响的时代自有不同凡响的英雄业绩，自有不同凡响的英雄、模范人物。今日的庭州大地上到处都有可歌可泣、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发生。这是时代的主

旋律，是超越戈壁、沙漠和高山的最强音。昌吉州的文学工作者正是认识到这场改革的深远意义，深入农村牧区、田间地头，在生活的海洋里寻觅时代的鸣响与节奏，以饱满的热情、抒情的笔调，真实地描绘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为我们提供了鼓动时代前进的典范原型，展示了庭州大地上多姿多彩的宏伟画卷。本集收入的31篇作品，包容了昌吉州大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虽然还称不上每篇都是尽如人意的成功之作，但确有不少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激情，细细读来感人至深。

在各种喧闹一时的“文学热流”冲击下，作者的目光应该投向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应该以昂扬激奋的思想和精神力量为时代前进而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去启迪、影响、激励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方针指导下，社会主义文艺展现了过去任何时代的文艺所无可比拟的远为广阔宏大的生活领域与艺术空间，作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不断地向读者推出雪白的浪花或沉浑的海啸。如果失去了这个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文艺就会变得纷乱迷罔，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就会泛滥。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一点，《绿风漫庭州》才犹如拂面的春风独具风采，构成了自己的重要特色。

《昌吉丛书》的出版发行，适应了昌吉州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宣传昌吉，提高昌吉的知名度，让全国以至全世界的人民了解昌吉的优势和潜力，吸引他们到昌吉旅游观光，投资办厂，也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工程。这个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全州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肩上。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只要踏踏实实地干下去，尽管还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憾，但是我相信，昌吉文学一定会在昌吉州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有作为的。

1990年12月

目 录

前言·····	柴庚存 (1)
缚住苍龙·····	吴连增 (1)
田野在呼唤·····	李文鹏 (19)
——昌吉市科技兴农侧记	
希望之星·····	唐湘宁 (37)
——一个科技示范乡的成长	
在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阿 召 (53)
装起另一只翅膀·····	一 凡 (70)
大白菜后面的眼睛·····	刘河山 (78)
天山青未了·····	王伯瑜 王保民 (93)
皮毛之路·····	王机林 (108)
大西北的一枝红梅·····	邓克库 (121)
绿色王子·····	薛 峰 (130)
塔西河畔，那一片新绿·····	王保民 (145)
彩虹曲·····	马云峰 (158)
超越博格达的声音·····	刘河山 (169)
——老奇台开垦河流域断章	
红棕鸟恋·····	杨 慧 马永泰 (182)
奔涌的春潮·····	李志范 (190)
——阜康县农业集团承包追踪	

金色的撞击·····	毛 眉(200)
艰深的足迹·····	王 暖(210)
欢乐的塔塔尔·····	王 晨(216)
寻找·····	婴 子(223)
哦，叠翠的群山·····	金 枫(233)
寻寻觅觅话雀仁·····	戴明忠(237)
蒜香飘逸·····	王秀萍(243)
在这片土地上·····	张淑萍(252)
方的土地方的人·····	杨文杰(264)
老榆树、三工人和水·····	杨 德(272)
在希望的田野上·····	高承善(283)
酒神狂歌·····	蔡宇知(290)
准东在崛起·····	王伯瑜(310)
甘河子的人们·····	王 暖(326)
从荒滩上起飞·····	李四合 李志范(335)
古城新花·····	王 敏(347)
魂系煤田·····	李风清 李四合(353)
后记·····	(361)

缚住苍龙

吴连增

—

红山水库坐落在呼图壁县城西南37公里处的喀拉加勒山下。

1989年10月30日，红山水库北侧地震监测台的测试仪表指针急速摆动了几下，记录仪随之显示出：该地发生了里氏3.2级地震。时间是凌晨4时34分。

地震台的工作人员确实曾感到一阵微微的震颤，但绝没有料到这是红山水库大坝滑坡造成的地震假象，地震仪也有上当的时候。

直到清晨7点钟左右，水库管理人员才发现水库泄水声消失，干渠突然断水，坝沿护栏莫名其妙地倒掉几十根，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正在水库检查工作的县水管总站站长俞永旺得知此情，慌忙爬上大坝。站定一看，他觉得脑袋像要炸裂似地一阵轰鸣，“咚”地一声坐在地上了。

天哪！600多米长的水库大坝拦腰垮掉了一大片，泄水涵洞被彻底堵塞了。水浪无情地拍打着解体的护坡，正大口大口地吞噬着向下滑动的泥石流……

“大坝垮啦，完啦！”有人绝望地哭喊起来。

他们木呆呆地站在那里，像傻子似地互相凝视着，不知该干什么。

俞永旺终于从梦中醒来。

他疾步跑回办公室，抓起电话耳机，声嘶力竭地吼着：

“喂，大丰吗？快接水电局！……大丰，大丰！……”

给县里打电话，必须经过大丰镇总机。他没有想到，大丰镇总机还没到上班时间哩。

俞永旺“啪”地挂掉电话，把目光投向水管站副站长张美虎，让他立即发动摩托，把险情直接报告县委、县政府领导。

被人们戏称“张迷糊”的张美虎，别看他平时总是眯眯地笑着，遇事不紧不慢的，此刻倒变得格外清醒，十分干练，他跨上摩托，犹如老虎下山，直奔县城而去。不到半小时，就出现在呼图壁县城大街上了。

找水电局局长，找副县长。

“大坝垮啦！”“红山完啦！”

他气喘吁吁，泣不成声。

不幸的消息不脛而走，很快传遍了县委、县政府机关，传到了自治州，一直传到自治区领导那里。

二

通向红山水库的公路上，不时掠过一辆辆小车、摩托车，一队队自行车。

水库出现的险情牵动着所有的部门和领导，牵动着那些从水库得到恩泽的千万庄户人的心。

马洪才副县长最先到达水库大坝。他是县上主管水利工作的。接到险情报告之后，他首先找到政协副主席陈青松。这位在水利战线上奋斗了20多年的女将，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就跟他一道来了。

县委书记陈庭忠、县长马景援、副书记王守垠、副县长陈钟

灵、鲁恒祖等领导紧接着赶到了现场。

不久，州党委书记肖桂馨偕同副书记柴庚存、副州长夏力普汉等也出现在大坝上。

正在玛纳斯参加全州中型水库检查评比工作会议的州、县水电部门的同志更是心急如焚地赶赴现场。

他们真希望这是一场虚惊，而不是大坝真的滑坡。然而，一踏上大坝，他们心里“格登”一下，不由紧缩起来。大坝正中果然塌了长62.5米、宽72.5米，滑弧深约6米多的大缺口。两孔输水涵洞被堵得死死的，库水只进不出，库内蓄水以每天10万立方的速度上涨，若不及时采取措施，水库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而几千万方的洪流一旦冲决堤坝，不仅大丰镇的十多个村庄及甘河子林场要遭灭顶之灾，玛纳斯县的一些村庄以及新湖农场、芳草湖总场等地的人民群众也逃脱不了厄运。而横贯北疆的铁路、乌伊公路和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公路这三条大动脉也将淹没于一片汪洋之中。那时，北疆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将处于困境。后果不堪设想。

一定要排除险情！一定要保住大坝！

州、县两级领导主持的紧急会议在现场召开了！

以马洪才副县长为总指挥的抢险指挥部成立了！

抢险指挥部当即制定了抢险方案：一面组织人力尽快疏通泄水涵洞，一面在坝前筑起围堰。双管齐下，彻底消除对大坝的压力。

两项重任历史地落到离水库较近的大丰镇（乡）和甘河子林场的肩上了。

三

大丰镇镇长陈德仁领命之后，当即奔赴红山村和大土古里村。不久，村子里的有线广播里便响起村长的喊声。他把红山的

不幸消息通报给全体村民。无须多费什么口舌，一支精壮的抢险队伍火速组织起来了。

接着，甘河子林场和大丰镇各村的许多村民也相继涌向水库，加入抢险的行列。

爬上水库大坝，许多人忍不住流泪了。

村支书张玉合也哭了，哭得比村民们还要伤心：“红山水库是我们的命根子啊！没有它，我们红山村人靠什么吃饭哟！……”

不料，他的哭诉竟成了最好的动员。

红山村原先是个兔子不屙屎的地方，除了那些实在找不到生计的人，谁都不肯到这鬼地方落脚谋生。

据史料记载，红山顶上原来有座庙宇，那是100多年前人们为了以神镇邪、消灾避祸而修建的。源于天山雪岭的图古里克河（亦称雀尔沟河、军塘湖河），既赐福于人类，又常常给人们带来灾难。每当洪水泛滥或久旱无雨时，人们便纷纷进庙烧香拜佛，祈求菩萨显灵。但神灵一次也没有保佑过他们。解放后，虽修了引水渠，却不能彻底改变水龙王喜怒无常的脾气，仍是“靠天吃饭”。那时，社员工分本上的一个工日还顶不上一毛钱。有人辛苦一年，还要靠借债艰难度日。

如今，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红山村人均收入已突破千元大关，家家有存款，户户有余粮。这除了党的农村政策带来的实惠，更应感谢红山水库的滋润。

红山水库建于1972年。18年来，它给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万顷农田输送无尽的琼浆玉液，使亘古荒原焕发出生机。大丰镇和甘河子林场就是靠着它夺得了连续12年的农林牧业丰收。对比是最有说服力的。1972年以前，大丰镇的粮食总产一直徘徊在600万斤左右，而1989年已经达到2912万斤，增长了近4倍。

饮水思源，他们怎能容忍已经束手就擒的巨龙脱缰而去，再

施淫威，夺走他们手中的金饭碗？

眼泪感动不了水龙王。他们决心拼搏一番，斩断它伸向大坝外面的魔爪，让它乖乖听候人们的调遣。

四

当晚，抢险指挥部一声令下，疏涵洞、筑围堰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风卷着雪，雪夹着雨，在山谷里呼啸着。几个民工互相搀扶着走进涵洞，走了不到50米，前进的路被堵住了。两条并列的高1.8米、宽1.2米、长150米的输水涵洞已被堵塞了三分之二。这就告诉他们，必须在很短时间内把100米长的涵洞淤积物一锹一锹、一车一车地运到洞外。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如上甘岭战役一样艰辛。在洞内清淤，头上顶着水滴，脚下踩着泥浆，一步一滑，那滋味真不好受。洞内通道因泥沙淤积，高度只剩1.4米多一点，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每运出一车沙石，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

关键时刻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是对人，尤其是对领导者的严峻考验。

于是，甘河子林场副场长李淑合首先冲进去了。

大丰镇副镇长石金柱也冲进去了。

县水电局副局长李玉才年过40，也不甘示弱，始终站在抢险第一线，哪里最危险就到哪里。

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涵洞内外车来人往，一片沸腾。那天，许多人仓促上阵，有人甚至没来得及回家吃口饭，拿条洗脸毛巾，没有同妻子儿女告别，就来到了水库。可是一进洞里，他们把什么都忘了，忘了饥寒、忘了疲惫、忘了儿女情长。一口气干了十几个小时，到轮班

休息时，才想起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饭，走出洞口时，连腿都抬不起来了。寒风呼呼地吹着，却找不到一块栖身之地。不要说房子，连窝棚也没来得及搭，随便找个麻袋，躺在水管站的屋檐下便呼呼地睡着了。也许只睡了一两个小时，就被叫醒，接着又干。

东乡族民工高克山，20多年前曾经参加过红山水库的修建。他尝过“火红年代”那种革命加拼命，“活着干，死了算”的滋味，更尝到了水库带来的甜头，格外珍惜今天的幸福。50多岁的人，干起活来还像小伙子，推起小车，嗖嗖直跑。手划破了，默不作声。有人劝他休息，他说：“没有红山水库，我们的饭碗也端不好，我们不干谁干？”64岁的何震海，也一直在涵洞中推车运沙，挥汗如雨。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打通涵洞，一定要保住水库大坝！

五

三天三夜过去了，涵洞还是没有打通。

库水每时每刻都在上涨。上百个垒围堰的民工踏着齐膝深的积水，把装满泥沙的麻包一袋一袋扛上去。围堰像一道长城在加高。但每加高一层，难度就增加一分。饱和着水分的一袋泥沙，重似铁疙瘩，要运到围堰的顶端，必须分几次传递上去。当围堰升高到20多米的时候，突然发现堰墙大量漏水。水龙王正窥测时机，随时准备冲决而出。尽管及时采取了挡土加固的措施，但水龙王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围堰加高一尺，它就跟着上涨十寸。谁胜谁负，一时难见分晓。

负责围堰工程的俞永旺、何天璐、李安建日夜守护在围堰工地上，眼睛熬红了，嗓子喊哑了，却不肯离开片刻。他们和民工一样，饿急了，抓块干饼子，边吃边干。一旦发现险情，立即向

指挥部报警、告急，而指挥部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密切监视水情，坚决顶住，为疏通涵洞争取时间。

能顶得住吗？涵洞何时才能打通？

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捏着一把汗，上上下下都在想：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栗寿山从接到水库险情报告开始，就一直关注着抢险工作，并派出了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水利专家到现场了解情况，出谋划策。他还规定每天必须向他报告一次抢险情况。他把“红山”时刻装在心中。

州党委、州政府的领导们，除了亲临现场指挥、帮助决策，每两小时还要听取一次抢险情况的汇报。州党委书记肖桂馨说：“抢险第一线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如果有人不给，就找我肖桂馨。”

现代化的宣传工具使全县人民都能从每天的电视新闻中目睹红山抢险的实况。红山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各行各业关注的中心。

急抢险之所急！一切给抢险让路！一切为了抢险！成为全县最时髦的口号。

抢险工程需要2000方石头，全县100多个单位总动员，有人出人，有车派车，立即组成万人大军，来到玛纳斯县境内的塔西河采石、运石，仅5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十三医院抽调十几辆卡车及上百人走上水库大坝，援助抢险工程。

县粮食局、石油公司、修造厂、邮电局、商业局、百货公司、运输公司、建筑公司，连酒厂、招待所、防疫站都行动起来，为抢险前线提供了急需的油料、通讯和照明设备、钢筋、药品、食品……

县委、县政府以及工、青、妇等部门的干部、职工主动为大

坝抢险捐款4000元，捐赠手套1800双。县一中的学生拿出平时省下的零用钱，集中了600元，送给了抢险指挥部。这为数不多的钱和物，也许难解抢险的燃眉之急，但它却反映了人们不重金钱重情义的新风尚。

这里，应当多花些笔墨的是，在涵洞久疏不通的紧要关头，昌吉市公安局、呼图壁县公安局及时派来他们的消防队员，投入了抢险行列。他们带来了消防车和高压水枪。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深入涵洞100多米处，向淤积的泥沙发起猛攻。高压水枪轰鸣着，震耳欲聋，令人战慄不已。强大的水柱射向泥沙，涵洞顿时变成了混浊的小河。民工们跟在后面清淤，只觉得洞内的空气越来越稀薄，连火柴都划不着了。不要说工作，站一会儿也让人头昏目眩，气喘吁吁。但是，消防队员却不愿停止工作。

这时候，直接操纵高压水枪的常常是昌吉市消防队长周保江和呼图壁县消防队指导员孟庆宏。他们把队员安排在外面，自己却跪在泥浆中。衣服湿透了，全然不顾；饿了啃几口面包，渴了喝几口凉开水。60多公斤重的高压水枪，抱在怀里，巨大的震动，常使他们疲惫不堪，两个小时下来，浑身已是酥酥的、木木的了。但是看到清淤进度在加快，他们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

六

随着清淤进度的加快，民工们发现了一件大惑不解的事。明明干了几个小时活，指挥部的统计报表上却显示不出清洞进尺的成绩，有时几乎等于“零”。

聪明人凭感觉已经意识到：水的力量正在挤压着淤积物缓慢地推过来了。据专家说，这是通水前的“攒动”信号。现在还是“红灯”，“绿灯”很快就会亮的。

然而，对民工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们知道，涵洞一旦突然冲开，洞内的每一个人都是逃不脱厄运的。为了保证人身安全，消防队采取了无人操作法，将高压水枪固定在特制的铁架上，进行自动喷射。不料，水枪竟被推过来的泥沙掩埋了几次。

情况更加危急。指挥部下令在水闸和洞口处安装保险绳，洞外拦上安全网，以便意外情况出现时，人们凭借它能获得一线死里逃生的希望。

谁料，这些安全措施反而在民工们的心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增添了几分疑虑和恐惧。有人还清楚地记得1985年清淤的情景：涵洞被冲开的一瞬间，气浪腾空而起，高过屋顶。洞内的一辆人力车被冲到20多米外的渠道水泥护坡上，竟砸得粉碎，加重车轮也拧成了“麻花”。幸运的是，人们当时都已离开现场……

心有余悸，民工们面面相觑。

“他妈的，这硬是玩命哩。”

“人死了，政府给不给开追悼会？”

“我倒不怕死。只怕日后老婆孩子没人管，孤儿寡母怪可怜的。”

“干部职工死了有抚恤金，还可以当烈士，我们呢？……”

“要是我死了，真能当个烈士，有人把孩子老婆管起来，死也瞑目了。”

……

民工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都是生生死死的话题。有的似是开玩笑，目光中却透着忧郁和凄楚。有人甚至说县里已为他们准备了20口棺材。虽是谣传，却有人相信。气氛愈加恐怖起来。进洞的人变得小心翼翼了，洞内稍有异常，有人便惊慌失措，没命似地朝外跑……

这时候——在有些电影或文艺作品中，这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高大形象，站在一块高地上，挥起手臂，高喊道：“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们，不怕死的跟我冲呵！”——然而，呼图壁县委书记陈庭忠、抢险总指挥马洪才没有召集会议，也没有发什么号召，戴上安全帽，就进了涵洞深处。陈书记只是镇定自若地说：“不要怕么，要死我先死！”

这句很随便的话，颇有点悲壮意味，它却驱散了人们心头上的阴云，给了人们勇气和力量。据说，陈书记在这紧要时刻，坐镇水库三天三夜。这样的事五六十年代也许算不上壮举，而今天却让人觉得倍加可贵。

七

为了攻克最后的难关，抢险突击队成立了。

所谓突击队，其实是敢死队。兵要精，将要强，关键时刻能顶得住，勇于牺牲。

这个重担又落在李玉才身上了。这是陈书记、马副县长当场点的将。李玉才在水利战线干了多年，算得上是个实干家。但他深知责任重大，颇犹豫了一番。陈书记说：“非你莫属。两个副队长由你自己点将！”

李玉才心想，这才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可当时他并没有想到生与死的事，为了排险，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豁出去了。他把目光转向石金柱和李淑合，这是他的干将。他很欣赏这两个年轻人的吃苦精神和组织能力。

“李副局长，你好心狠，临死还要拉上两个垫背的！”李淑合算是默认了。

“听说红山上有座庙，咱们也去烧个香，拜个佛吧！”李玉才跟他开着玩笑。

香是不会烧的，三个队长却提着脑袋进了涵洞。其实，就是不当敢死队长，他们也要站在最前头。谁也无法估计涵洞被冲开